▲本報各稿皆有版權及著作權原稿特此聲明▼

民國十四年預言

（鑑）

民國十三年本報的元旦特刊上、我曾經撰過一篇祝詞、眨眨眼一年過去了、大概我所恭祝的話、在這一年之內、句句都已如願以償、今天又是民國十四年的元旦了、本報按着舊例、又要出一個民國十四年的元旦特刊、我仿着外國那種預言家的樣子、說幾句預言、諸君看過之後、牢牢記着、等到今年年底、試試靈驗不靈驗、在我則惟恐我言之不幸而中也、閑話少說、請看預言、

（一）今年各省兵額、必增加一倍、匪多化為兵、兵多發財、

（一）今年外債必加增若干萬、收入機關及路礦、必多押入外人手中、

（一）今年巡閱使必完全改為宣撫、督軍必完全改為督辦、其勢力及權限必一仍不改、

（一）今年關外王之勢力、必伸張至於長江之南岸、

（一）今年各巨頭必有因權位問題而翻臉者、

（一）今年必有大批軍閥、至海上作寓公、

（一）今年各處鐵路、必時時被丘八拆斷、

（一）今年各處租界上、必增加旅館若干家、

（一）今年上海之小影戲公司、必有無形消滅者若干家、

（一）今年上海各遊戲場、必變為詩謎陳列所、

新年拆字

（稼青）

『丘』十、象劍戟格鬥狀、拆之為一丨丨、一、統一也、中多一直、統一乃被破壞矣、十加一戈干、加人為木、是干木執政、數皆前定、戈干即干政之干、亦干戈之干、木為木偶之木、亦木魚之木、今年中國、將又為武人干政而動干戈、段則終至傀木偶然、為人扛上台去、與木魚念經、乖乖伴侶耳、

『國』四圍之戈曰域八、日[illegible]八、為異字呈現、戈者首尾分離、今年悲不復有所作為、口、國[illegible]也、無不、故[illegible]歲相、八為丘八、加刀則成分、丘八太爺盤踞國中、當然不能和平、而呈分崩之象矣、

總之今年仍為破敗流年、千鮮與往歲等、大約須到廿年上、始有革新之望、眞正的共和、亦將於此實現、蓋廿乃革字之頭、共字之頭也、

避兵瑣紀

（蝶庵）

笑[illegible]雞犬為鄰族、房族藩衍、故[illegible]聞者、[illegible]聾姓、為生為一家之[illegible]、[illegible]之先世某公、為早年恩科進士、至今聾氏貽安堂側、朱漆金字之匾額、猶煥然如新、聾氏之屋、占地十畝、桑柘成陰、阡陌相接、房屋深邃曲折、門戶尤多、花木扶疏、軒窗明敞、余等所居為一堂兩廂、堂供起居、兩廂為臥室、玻窗南向、窗外晚桂兩株、正將開放、北則庭中女兒花、五色紛披、搖曳作態、右側有軒曰香雪、蓋為聾氏詩人香雪老人嘯詠之所、庭前竹石叢雜、閒以秋化、黯然有感傷之色、余等居此、如登淨土、中品若果、位置琴書、祇覺野趣橫生、日[illegible]盡釋矣、聾氏子弟、大率半耕半讀、若士達之課徒自給、良鑽山之旁參醫學、鳳毛麟角、殆不多覯也、

□閑居 （凝瀾生）

地僻囂塵絕。身閑俗慮清。落花驚蝶夢。深樹鎖鶯聲。雨引階苔蔓。春催徑草榮。消閒銷永晝。尋夢訪莊生。

民國十四年頌辭

（許舜屏）

寒[illegible]玉律歲華新之（韻目十四寒）元首舜推九五尊。（九加五為十四）石尙賑歸風自遠。（左傳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賑）清原無逆語殊尊。（左傳周子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云云）七篇上下書成孟。（孟子七篇分上下卷、恰合十四）閏度來朝事歲陳。（左傳鄭子家告趙宣子曰、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蔵陳事）文字因緣留翰墨、鹽梅調變新春。（韻目十四鹽）

年終結賬

（顧隱）

東亞大陸路中華公司、上年營業、極為發達、茲錄其收支報告一紙如下、閱者當能知其梗概矣、

●中華公司十三年收支報告●

今將本公司十三年分收支數目開列於後、望各股東 公鑒

（一）舊管項下

不完全的主權	一個
四分五裂的中華民國	一個
苦腦的同胞	四萬萬
強盜式的大總統	一位
不合法的大元帥	一位
巡閱使督軍等	若干位
土匪軍隊	若干萬

（此項貨物因久堆一處不能分別）

（二）新收項下

毫無根據的執政	一位
宣撫督辦等	若干位
各軍司令	若干位
安福魚行股票	若干張
下野軍閥等	若干人
土匪軍隊	若干萬
胡闖的電報	幾萬通
雙料不合法的代理大元帥	一位

（三）開除項下

強盜式的大總統	一位
不合法的大元帥	一位
巡閱使督軍等	若干位
土匪軍隊	若干萬
五千元一頭的豬仔	五百餘只
良民	若干萬
齷齪人物（李六曹四等）	幾位

（四）實存項下

不完全的主權	一個
四分五裂的中華民國	一個
苦腦同胞	四萬萬
毫無根據的執政	一位
雙料不合法的代理大元帥	一位
宣撫督辦等	若干位
安福魚行股票	若干張
土匪軍隊	若干萬
下野軍閥等	若干人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一日中華公司

代理總理段干木謹佈

南湖老人短簡

（子襄錄）

子襄先生道綏、誨帖敬讀、不佞病篤時、已請律師寫有遺囑、以遺體供解剖、詩稿數卷、交表兄孫寒厓編輯、不謂業緣未了、竟得生還、而劣吟已承中華書局多事、為之印行矣、出版當在下月、（現已出版）今寄呈自印之拈花集一冊、以便先覩為快、往年贈少梅之作、盡於此矣、少梅可憐、不知何日能脫離苦海、不佞與彼在滬相見後至今不得執手、容當以詩待問訊、是否曾作鷄兒胡同、執事與通函時、乞先致拳拳、泉再拜、

南湖老人、已於旬前偕中山北上、此函乃上月二十二日所發也、子襄誌、

啟事

三日本報照常出版

元旦增刊辱承同文惠賜傑作、無任感紉、陰歷新年仍祈惠稿為盼、

學潮蠡海 （一）

（健碧斑 紅館主）

第一回 鬧蘿斧傳書開宗明義 溫然驚夢說鬼談神

天地間事、千端萬緒、說不盡許多、人情間事、千變萬化、寫不盡許多、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著述煙海、那裏說到天地人情間毫釐微末、所以後人要再說甚麼、也不過是微乎其微、不如不說、呀、這話差了、你今日開書演義、卻又說些甚呢、且慢且慢、在下所說的、是不在天地人情之內、不過小小一夢罷了、呀、須明明白白是我目擊身經千眞萬確的事實、怎麼說是一夢、但是我確曾經過一番夢幻、雖然那郡一枕、卻也好像經過許多事情、其中希奇古怪、難以盡述、我覺得目今世界、無論怎樣不可思議、總沒有我夢中那樣境地、我雖無生花之筆、怎能不將他詳詳細細、紀載下來、供看官們茶餘酒後、作為談笑解悶之資、並且可以知道世間萬事、樁樁都有黑幕、而且外觀越是光明、內容越是黑暗、外觀越是堂皇冠冕、內容越是不可問聞、這是廢話、按下不提、

□軍閥之末路

圖中洋裝攜篋者、為出洋之小徐、持十字架、若袈裟者、為馮玉祥、道裝者為吳佩孚、

□題畫 （漱石）

聖經不誦欲逃禪。易理停參想學仙。添個重洋逋客伴。一般失意互相憐。

恭祝

本報同人拜手

恭賀新禧 席時泰鞠躬 診所三馬路中法大藥房

恭賀新禧 唐拾義鞠躬 上海三馬路父子大藥房

恭賀新禧 陸士諤鞠躬 上海四馬路醫書館

恭賀新禧 鄭子褒拜手

元旦謠

（眠雲）

祝元旦、祝到民國十四年、國民會議開連席、[illegible]正直平直到見、農工商界皆歡喜、再勿要、祇上安議[illegible]添、

祝元旦、祝到民國十四年、巡閱督軍都下野、武力迷夢醒醒醒、放下屠刀來拜菩薩前、再勿要、宣撫宣慰把個名兒鍍、依舊是督理督辦掌兵權、

祝元旦、祝到民國十四年、裁兵[illegible]軍官歸甲去歸田、丘八先生們謀生計可安全、祝日宗們身邊都有錢、再勿要、希望發財機會像從前、

祝元旦、祝到民國十四年、禍國殃民[illegible]、再勿要、暗中依舊欺青天、

祝元旦、祝到民國十四年、衙門局所裁冗員、乾脩乾俸一律捐、須惜民脂民膏容易完、再勿要、弗做事體白拿錢、

祝元旦、祝到民國十四年、煙禁賭禁加倍嚴、妓館[illegible]從前、煙鬼賭鬼滿道邊、取笑鄰邦無顏面、如今徹底澄清盡禁完、再勿要、暗中[illegible]年民騙、

祝元旦、祝到民國十四年、國中禍害都驅遣、人民個個良心現、盜賊也把良善變、設化居然指顧間、再勿要、

不知愛惜自相集、

祝元旦、祝到民國十四年、教育處處着先鞭、實業人人投金錢、富強基礎厚面堅、進行宛如順風船、布帆無恙掛江天、再弗有、孫國病國禍國亡國的[illegible]鵬史籍、自祝到中華民國萬萬年、

□元旦

（健碧斑 紅館主）

中外報紙、笑在千萬、年年元旦、例印紅報、最作善頌善禱之詞、以冀如願、乃世界擾攘爭殺、饑饉疾苦、初不少變、而報紙之印紅報、之善頌善禱、與三家村學究書「元旦書紅萬事亨通」之語、有以異乎、余因反其道而行之、索性先個個嘿嘿、有嘿嘿[illegible]律、如次十六云、

元旦書[illegible]、萬事亨通、

元旦書黃、一齊上當、

元旦書藍、就此坍台、

元旦書白、一齊[illegible]腳、

元旦書黑、飯碗敲[illegible]、

□醋潮

（平君）

上海的團體、五花八門、組織最是複雜、所以一年三百六十天、差不多天天鬧風潮、時[illegible]有發生、現在我[illegible]紀的、是最近一件醋風潮、資料也還新鮮、很可當做新年的消遣品哩、

在上年排日風潮劇烈的時候、上海一百幾十個團體、合組了一個對東外交會、初起時轟轟烈烈、倒也震動一時、三[illegible]之後、會務停頓、管事的人、多數跑走、祇剩了三位清閒沒事做的、撐住場面、所幸幾個國貨公司、和老牌子團體、按月都有月捐、每月有了三四百元進款、就能安閑維持過去、後來一位姓鄭的和姓汪的、想出了一個新鮮玩意兒、就是聯絡[illegible]許多國貨工廠、會齊在一起、大會時貨、另外用了許多會說會笑的人、滑說哩、滑稽戲哩、手段比較城隍廟時貨攤、高明一籌、所以接連熱鬧了幾次、很能使一部份人歡迎、不過在第九次當兒、來了一位孫孫公司的倪先生、猜透了個中三味、也和汪先生聯絡一下、發起一個什麼中外東西展覽會、毛[illegible]上加了許多新調、[illegible]然[illegible]天之中、倍蝕了三四千塊錢、倪先生當然是十二分高興、可是許多工廠家、大都蝕本、少的自元左右、多的二三百元、個個暗中叫苦不迭、後來另外有人出來和倪先生商量、借用會名、再來了一次、如果風色好、不想中下去、當時就觸怒了對東會裏的鄭先生、他自然不肯放了、發一個狠出了一個宣言式的通告、第二天倪先生暗暗罵了一陣、倪先生不答應了、馬上登報更正、窩信質問、在下記錄的時候、這場醋的潮、還要閉幕、大家的醋罐罐、就經打翻、免不了將有波浪、且待下次報告罷、

□新年祝詞

（楓隱）

民國成立、已十四年矣、元旦書此、為國祝、並為本報祝也、

民國於今十四年、何曾一歲淨烽煙、共和基礎從今固。金鋼不壞堅貞[illegible]。從今五色旗同燦、十四年紀[illegible]秋。

□環遊人身記

（陸士諤）

諸君、余病魔也、余性好遊、尤喜遊歷人身、每值溽暑乍消、輕飈新起、正余遊興勃發之時、既有佳伴偕行、又有良朋握手、余行殊不寂寞、人體有膏梁之體、有藜藿之軀、藜藿軀黑醜濁、殊乏佳風景、不堪賞心悅目、且道路崎嶇、遊行極不易、膏梁之體、則山水佳勝、道路平坦、遊目騁懷、足暢遊行之志、洵可樂也、余之伴侶共有六人、曰風曰寒曰暑曰濕曰燥曰火、余未嘗踽踽獨行、余之遊必與余伴偕、借必一二人、畢偕之日、則甚少也、余之良朋有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樂曰悲曰驚曰恐、良朋多情、時時折柬相邀、故余遊蹤所至、輒燭話舊、不愁無東道主、時值夏月、炎威流金爍石、余偕暑伴出遊、至一家、見樓窗四闢、簾幙低垂、一女郎正浴至中、玉體朱盆、互相掩映、而熱氣奔騰、汗出如瀋、令人不可嚮邇、余雖遊興勃勃、竟至無門而入、暑伴謂余曰、盍歸休乎、余曰女郎膏粱之體、此中當有佳境、吾儕其少待、少焉浴能、捲簾乘涼、見女郎側臥榻上、玉體橫陳、膚滑如脂、柔若無骨、余心不覺大動、而吹氣如蘭、余與暑伴、仍欲入而未敢、未幾女郎倦矣、秋水之眸、似開而已牛合、櫻桃之口、似吸而已微呼、白藕之肱、橫枕桃花之面、烏雲之鬢、低垂翠黛之間、暑伴曰余曰、吾儕可以行矣、余亦知機會已至、不宜蹉跎自失、而風伴追躡至、

□故答己蔚

（雪華室主）

日者聞友人談六郎獵艷事、喜其新奇、著之於篇、且有不得已於言者、因六郎係票友、遂假藝術獵艷、故殆望票友界加以注目、免累全體盛名也、不圖昨日鑽報、足下以鄙陋、惠以好爭、並有蒐事實相披露、盛情至感、惟詳釋再四、覺字裏行間、有令人大惑不解者、故列一二、以質高明、尙蒙見教、無任歡迎、

（一）足下謂六郎在大世界客串、係練習堂會之故、據此、則六郎從未登台唱戲、可以斷言、然友朋見告、均謂六郎在大世界客串前、曾在阿拉同鄉會中、串演探母一次、則在大世界客串、非練習可知、

（二）足下謂配著係某坤角、戲完之後、六郎詢彼身世、……由六郎贈彼料衣銀錶等物、以作配戲之代價云云、殊為不解、票友客串、無論配戲者、為坤伶、為男伶、除對詞外、戲完之後、無絮絮問身世之必要、即此一端、已見六郎之用心、至於贈送衣物、自作代價、尤屬荒謬、票友串戲、原係游戲、即有花錢者、無非場面及雜役等、本當開消、從未聞須送配角代價者、況此配角為坤伶乎、足下屢為六郎[illegible]謊、一方又掩飾全對此事推之以坤伶及其母親身上、以為六郎諉過地步、殊不知欲蓋彌彰、其罪愈顯、今再為坤角作辯護、實為彼不明、（見鑽語）之坤角、何有此冤域伎倆（亦鑽語）也、總之、余之斤斤辯、實為票友之人格起見、男女相愛、（此稿轉入第四版）